



翻译与跨文明对话研究

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翻译与跨文明对话研究

明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与跨文明对话研究 / 明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161 - 4554 - 8

I. ①翻… II. ①明… III. ①翻译学—研究—中国②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H059②I0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67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治学之道，贵在厚积薄发，持之以恒。我的忘年之交、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同路人明明先生恰恰体现了这种奋斗精神。在这诗一般的季节里，他送来了新的学术专著《翻译与跨文明对话研究》，希望我读后作序，我虽年事已高，但欣然应允。

读罢书稿，掩卷沉思，觉得这本新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考，在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新的贡献，具体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比较文学入手，探讨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着重论述了第三阶段即跨文明对话阶段的学术脉络，论述了中国比较文学对跨文明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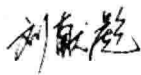
二、论证了翻译与跨文明对话的内在学理关系，阐释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路径和方法。翻译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跨文明对话促进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三、重点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述了中华文明在多元文明交流中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策略。在文明对话和交流中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明明先生正值壮年，希望他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是为序。

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一副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of the Vice President mentioned in the text above.

2014 年 5 月 16 日

目 录

第一章 跨文明对话研究	(1)
第一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影响研究	(2)
第二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平行研究	(7)
第三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阶段:跨文明对话 研究	(10)
第四节 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学派研究	(17)
第五节 中国学派理论要点	(19)
第二章 文化自觉和自信研究	(22)
第一节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概要	(22)
第二节 文化自觉概要	(24)
第三节 文化自信概要	(29)
第四节 中国文化与文化自觉	(31)
第五节 中国文化与文化自信	(34)
第六节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4)
第三章 翻译与中国文化	(40)
第一节 翻译与文化	(40)

第二节	翻译的过程	(42)
第三节	翻译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助推器	(45)
第四章	跨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	(49)
第一节	跨文明对话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49)
第二节	跨文明对话与文化发展	(53)
第三节	中国文化与跨文明对话	(55)
第五章	翻译在跨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与自信中的	
	作用	(58)
第一节	加强翻译工作,促进文明对话	(58)
第二节	加强翻译队伍建设,培养文化自觉与自信	(59)
第六章	多样化与文明发展	(61)
第一节	多样化是文明的基本属性	(61)
第二节	相互吸收与借鉴是多元文明发展的必要	
	前提和保障	(65)
第三节	全球文明和地域文明的关系	(105)
第七章	积极开展文明对话,促进世界文明发展	(124)
第一节	开展跨文明对话和文化研究	(124)
第二节	迎接挑战,促进发展	(137)
第三节	维护文明多样性,建立多元共生的世界	(172)
主要参考文献		(176)
后记		(181)

第一章

跨文明对话研究^①

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学者歌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指理论相对于实践来说，永远是滞后的，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要依赖实践的牵引和带动，没有实践做基础和前提的理论是空洞和漂浮的。实践是火热沸腾的，现实是多姿多彩的，而理论则是理性抽象的，它的色调是中性、单一的。第二，理论反过来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作为导航的实践是盲目和低效的。理论形成的过程是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删繁就简、立异标新的过程；是一个“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尘埃落定的过程。理论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理性、抽象、静态的探索、命题和结论，具有思辨性、稳定性和概括性。

有趣的是，作为世界文学巨匠，欧洲四大文学名著之一《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还有一个头衔：他于1827年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成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人物。而且这一概念后被同样出生在德国的马克思所认同、接受，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此后，“世界文学”便成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

^① 在本章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曹顺庆教授的有关论述，获益匪浅。

中最重要的概念和命题之一，而“世界文学”也成了文学发展的终极目标。歌德在比较文学界的声望和地位也因此得到了确定。

由歌德的那句名言，到歌德在比较文学方面所做的贡献，再到本章要讨论的话题，冥冥之中感到有一种关联，即怎样理解理论，或者说学科理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轨迹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而这些理论方向的启发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比较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倘若如此，这对于比较文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将是一件幸事。

第一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影响研究

打开任何一本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法国的影响研究。笼统地这样说，倒也不能算错，但如果仔细深究起来，这种说法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因此，本书采用一种更为宽泛的称谓，叫做影响研究，尽管还不是十分周密，为了研究方便，暂且如此吧。

一 影响研究形成的过程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这只是一个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概述。其实，在影响研究出现以前，比较文学就已出现，而且就已经有人在创建比较文学学科方面和提倡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and 贡献，这些人中间不止是法国人，最早进入该领域的也不是法国人。前面提到的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成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事实告诉我们，在影响研究登上舞台前，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了对比较文学进行研究的艰苦历程，在研究内容方面，他们的着力点也不仅仅是影响研究，其内涵和外延已远远超出了影响研究。而且起初包含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文明）研究。这充分说明，比较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备了广阔的视野、世界性的眼光。理论和学科意义上的以法国为中心的影响研究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的狭隘的、范围之内的研究，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其缺陷和令人遗憾的地方。

二 影响研究概述

（一）法国学者在影响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提起影响研究，我们会想到法国及法国学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比较文学学科史的论述中，影响研究的前面往往要加上一个限定词和修饰语：以法国为代表的，这个判断和评价基本上是合理、公允的。如果我们认为上述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对法国学者在影响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一番梳理和论证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影响研究是理论和学术意义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以法国为代表的影响研究有四位代表人物。

这四位代表人物是：巴登斯贝格（1871—1958）、梵·第根（1871—1948）、伽利（1887—1958）、基亚（1921—）。这四位学者对影响研究即法国学派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支撑点，也有各自的著述和见解，但他们共同为法国学派主导的影响研究的理论建设和构思贡献了学术资源，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勾画了基本的理论基点：第一，丢掉比较文学的随意性，加强实证研究；第二，放弃无影响关系

的异同比较，而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第三，摆脱不确定的美学意义，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①至此，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正式出炉。以下是他们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成果：

巴登斯贝格在法国《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写了权威的纲领性的导言《比较文学：名与实》^②，极力反对主观随意性的比较，强调实证性的严格研究。

为了实现实证性，强化科学性，使比较文学研究更加实际，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指明了方向和步骤，“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征，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事实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③从以上论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判断：法国学派的创始人们为了应对因为比较文学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疆界不定、定义不明、范围模糊，而遭到圈外人士置疑、发难、指责这一情况，加之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所要求的科学性、系统性、实证性和精细性的圈内标准和规范，在内外双重诉求叠加的情况下，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摒弃了感性、美学、含混的文学标准，树起了理性、科学、精确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② 顺便说一句，这使笔者想起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开山鼻祖美籍荷兰学者詹姆斯·霍姆斯于197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的论文，该篇论文成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性文献。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天然姻缘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学派也非常重视在比较文学框架和视野内的翻译研究。

③ 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转引自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的大旗，使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更加严谨、周密、细致。

法国学派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伽利在比较文学的科学、实证得到确认和落实后便展开了另外一项“精确化”的工作，以便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被严格地限定在范围之内。对于外界诟病的“比较”二字的无边无际的问题，为了防止“比较”一词的滥用，伽利把比较文学定性为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史。比较文学不是异同的平行研究，而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

伽利的学生，影响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基亚沿袭了伽利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揭示。“关系”的定位和确立有力地反拨了“比较”的误区和宽泛，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厘清了边界，确立了内涵，使比较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客观地讲，在这一方面，影响学派的研究者们是有自己的贡献的，而这种贡献也是学界公认的。

（二）影响研究的贡献。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从诞生那天起，就充满争议、张力和风险。顾名思义，比较文学离不开比较，否则为什么叫比较文学呢？但比较一词的意义和范围又太宽泛和多义，到底文学当中的哪一种现象可以拿来作比较呢？或者说我们要比什么呢？似乎是什么都可以比，什么都可以比就等于什么都不能比，既然什么都能比又什么都不能比，那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或者说，首创比较文学的人，其宗旨和目的是什么呢？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和难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伴随着比较文学百余年的发展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在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也著书立说，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因此，影响学派的出现和异军突起，是围绕学科内外因素进行不断角力、斗争的一次拯救行动，是对面对学科危机进行的新的反思、定位和发展。这是对以前各种探索、思考、论述的梳理、分析

和升华，可以说，至此，比较文学才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发展阶段，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比较文学的第一场演出已经开始，这以前的探索、研究可以称为序幕和前奏，它是为正式演出所做的预演。

（三）理论缺陷和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是因为法国学派或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或许是因为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某些原因，以法国为代表的影响研究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情结和法国中心主义。与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民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诉求形成了巨大的冲突和对峙。法国学派在规范、限定、厘清比较文学学科性质、地位和任务的同时背离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和根基。影响研究所指向的研究演变成为二元对立模式，而且是单向式的影响研究模式。其实质就是指一种强势文学对一种弱势文学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模式。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法国文学对其他国家文学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法国文学中心论的理论架构和发展态势，这就是法国学派把“比较”二字改成“关系”二字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在影响研究控制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摆脱了一轮危机后走进了新一轮危机。

三 小结

如上所述，因为影响研究本身在纠错纠偏的同时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在缩小研究范围、廓清边界、明确目标的时候将比较文学限定在一个学科能够支撑和掌控的范围内。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本身是不完善的，是有先天缺陷的。另外，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

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和视角加以重新定位、布局、判断。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学科危机后的又一次变革开始了，登上舞台的是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平行研究学派，也称美国学派。

第二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平行研究

一 平行研究的来龙去脉

任何一个新的学派或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有“破”与“立”两个方面。平行研究也不例外，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它是在继承和纠正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 “破”与“立”

作为对影响研究的一种反拨和纠正，平行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反对对比较文学施加的各种限制，主张放开学科研究范畴。例如美国著名学者雷马克就将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但是，幸运的是，在平行研究起步不久后，他马上意识到了以上定义的问题，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明确反对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没有边界、无所不包的学术名词，重新倒退到影响研究甚至更早的阶段，这是十分危险的，任何

^① [美]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转引自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学科理论的倒退对其学科的发展都无疑是一场灾难。单从这一点上讲,平行学派比影响学派进步了许多。另外一名代表人物韦斯坦因也持相同观点。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们开始在新的基础之上对比较文学提出了新的学科修正思路 and 方案。

(一) 关于“系统性”标准的限制。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是完整的、严密的。第二,这两个系统中有一个必须是文学系统,是文学系统跟另一个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第三,两个系统必须有内在的关联性才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不是任何两个系统都可以放在一起比较,而且在比较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两个系统的独立性,不能让一个系统去服从和依附另一个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平行研究而非影响研究。

(二) 对“文学性”的限制。美国的平行学派非常强调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和关键就是文学,文学就是文学,也只能是文学。当然,文学和“文学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和本质要求,应该特殊对待和认识。

(三) 对“跨文化”研究的限制。美国学派坚决反对法国学派提倡的那种以法国文学为中心,将重心放在法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研究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做法。竭力主张比较文学应该以跨国、跨民族、跨学科为研究宗旨和方向,并且研究者们都应践行这样的原则和精神。应该说,比较文学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学科性质是由美国学派勾画和确定的,当然,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其中个别内容和选项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一个核心字“跨”保留了下来,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延续至今,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学派对学科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 评价

美国学派所倡导和力推的平行研究纠正和补充了法国学派开创的影响研究，局部性地澄清和解决了一些学理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学科建设的一种进步。但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影响和制约比较文学发展和前进的根源并没有被清除。细究起来，我们发现，不管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它们都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的，所以，它们跳不出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这个圈子，所提出的理论设想和命题跟比较文学的本质要求存在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它们所进行的改革和创新也是局限在西方圈子之内的，根本不可能实现比较文学所设定的学科目标。再把话题扯远一些，比较文学设立在西方，但最终要走向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因此，比较文学的根本性发展和突破是要加入非西方元素和因子，不能靠西方力量一只轮子驱动，要加上另外一只轮子，以此来解决发展中的“跛脚”和先天不足问题。否则，就只会是在原地打转，用新名词替换旧名词，玩概念游戏，换汤不换药，于事无补。回到“平行研究”中来，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学术理念和思想所进行的修正和改进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很快也暴露出了问题和不足。例如，对“系统性”的限制。它的界限和规定非常模糊、含混，随意性和人为性很强，有着美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色彩，可操作性和掌控性很差，其结果是非但没有限定该议题的研究范围，反而使边界更加扩大，更难以把握，给相关的研究和探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反而使系统性更加破碎。对“文学性”的探讨，美国学派强调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并不错，但错在把“文学性”当成唯一标准，把众多的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并入文

学范畴,使得比较文学研究非常单一、教条,这种“纯净化”过程必然走向“泛文学化”。按照矛盾论、辩证统一的哲学观点,一切都是文学,一切也就不是文学。“泛文学”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空芯化”,“泛文学”、“泛理论”最后会架空比较文学,使其失去根基和存在的理由。还有一层应该就是,“泛文学”、“泛理论”的基础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被排斥在外,从而又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至于说“跨文化”的议题,因为美国学派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是西方中心论,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总是以充满民族优越感的面目出现,以俯视的姿态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进行比较,所谓的“平行研究”只不过是反拨“影响研究”而用的一个新鲜名词,在实际操作层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质还是探讨西方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是一种单向的非对称的研究。因为采用了“泛文化”的模式,在比较研究中就成了一种文化即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独白”情况,“跨”也就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在这一点上,“影响研究”做不到,“平行研究”也照样做不到。因为它们都是以西方中心论为理论导向和前提的,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偏向的、单一的、不平等的,必然会走进死胡同。西方学者大喊学科死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节 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阶段: 跨文明对话研究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量变和质变两个过程,而且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质变。作为人文学科中的比较文学也自然必须遵循这个规律。比较文学在经过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后,学科理论在艰难曲折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不